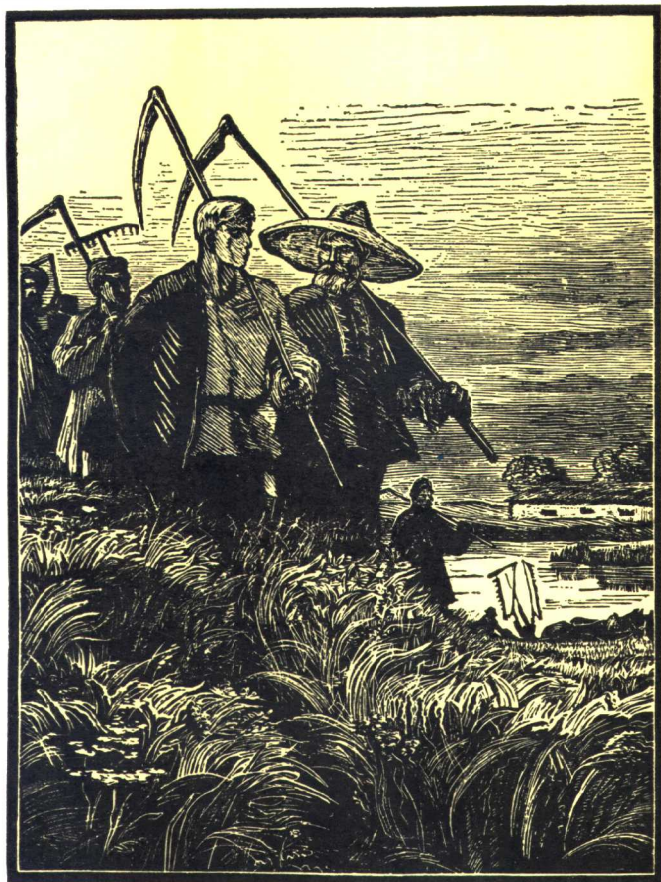




扎波罗吉村的黎明

楊卡·布雷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扎波罗吉村的黎明

楊卡·布雷里著

趙 明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878 文學 204

扎波罗吉村的黎明

著 者 [苏联] 楊 卡 · 布 雷 里
譯 者 趙 明

出版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西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印 刷 廠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5 5/16 插頁 3
字數 125,000
定價 (6) 六角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楊卡·布雷里

關於楊卡·布雷里

白俄羅斯著名作家楊卡·布雷里（伊萬·安東諾維奇·布雷里）於一九一七年生在奧德薩一個農民出身的鐵路工人家裏。

布雷里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地主波蘭屬下的西白俄羅斯的一個偏僻鄉村裏度過的。他只讀完了波蘭的七年制學校，就不得不出去做工，在自學中充實自己的知識。

楊卡·布雷里在被動員到波蘭軍隊裏去以後，於一九三九年九月被希特勒匪軍俘虜。一九四一年末他逃出俘虜營，參加了白俄羅斯的游擊運動，在地下報紙工作。

布雷里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寫於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但是到偉大衛國戰爭結束以後才得發表。

楊卡·布雷里的創作主要是表現西白俄羅斯的農民的，表現他們在地主波蘭時期所處的沒有任何權利的地位，以及西白俄羅斯和蘇維埃俄羅斯重新合併後他們積極參加建設新生活的情形。屬於這種主題的有短篇小說瑪雷里亞，偷兒們，野生果樹，刺，短篇小說集為了真正的歡樂，長篇小說邊界的第一部。他的最傑出的作品——中篇小說扎波羅吉村的黎明是表現組織集體農莊的主題的。

反映白俄羅斯游擊隊反對希特勒強盜的鬥爭的，有中篇小說聶曼河的哥薩克人，短篇小說一天及小哥薩克人等等，此外還有一些隨筆。

用白俄羅斯文出版的楊卡·布雷里的作品有：短篇小說集（一九四六年），聶曼河的哥薩克人（一九四七年），九月的幼芽（一九四九年），扎波羅吉村的黎明（一九五一年），為了真正的歡樂（一九五二年）等。

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譯成俄文出版是在一九五一年（中篇小說扎波羅吉村的黎明及短篇小說選集）。楊卡·布雷里的作品也已譯成烏克蘭文、拉脫維亞文、波蘭文、德文、匈牙利文和捷克文出版了。

主要人物表

瓦西里·彼得羅維奇·蘇爾瑪克——扎波羅吉村“列寧之路”集體農莊主席，衛國戰爭時攻打过柏林的准尉。

阿琳娜·鮑莉索芙娜——瓦西里的爱人，簡称琳娜，爱称琳諾契卡或阿琳卡。扎波羅吉村的小學女教師。

米柯拉——瓦西里的弟弟，爱称郭良，或郭立卡，扎波羅吉村俱樂部主任，割草机駕駛員，一隻胳膊殘廢了的游擊隊員。

娃良——瓦西里的妹妹，爱称娃立卡，或娃列契卡，娃留莎。衛國戰爭中当过游擊隊的女衛生員。

米哈什——瓦西里与米柯拉的妹夫，娃良的丈夫，也叫日丹諾維奇·謝里維斯特羅維奇。富裕中農。在衛國戰爭中殘廢了一隻腿的游擊隊員。

格婁高里·米海洛維奇·謝甫齊科——區委書記。

帕維爾·伊萬諾維奇·康洽諾夫——區蘇維埃主席，衛國戰爭中游擊部隊的旅司令員，也叫帕伏留克·康采沃依。

卡斯圖士·亞契內——區農業及集體農莊建設處負責人，也叫考司加。

彼特羅·彼特羅維奇·伏洛別依——農學家。

瑪麗亞·斯傑潘諾芙娜——區上的女醫生。

菲立保夫——國家保衛機關的少尉。

妮娜·沙沃什——扎波羅吉村女教師，琳娜的女友。

尤爾卡·伊萬諾維奇·馬列維奇——鮑聶曼尼村集體農莊主席。

亞契內·斯傑潘——卡斯圖士的父親，過去的貧農，集體農莊的飼養員。

遼納·沙立柯——瓦西里的少年伙伴，也叫遼涅契卡。集體農莊生產隊長。

阿列賽·楚貢諾克——鐵匠。

噶夫路西·考列達——集体農莊房屋建築隊長。原为貧農。

沃洛加·蔡托維奇——集体農莊土坯生產隊長。原为貧農。

楚甫龍——集体農莊的更夫。

西蒙·包布魯克——富農，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反革命分子。

諾西克——富農，也叫亞皆甫，他和他的兒子都是反動分子。

于娜——諾西克的老婆，外号叫聖于諾契卡，浸礼教徒，經常散佈謠言。

戈貝卡·舍尔格依——富農的兒子，舊警察，隱蔽的反革命分子。

塔姬雅娜·司考克——外号叫特拉得拉，燒私酒的女商人，富農的喇叭筒，戈貝卡的姘头。

斯丕克·罗曼諾維奇——波蘭小貴族，地主，退役軍官，反革命分子。

—

一条古老的大道爬过离扎波罗吉村不远的砂山。葉卡特琳娜女皇時代的一些老樺樹在路边颯颯响着。

这村莊大約有百來間草房，一直貼伏到山坡下。从這裏向东可以看到聶曼河，而草地後边，則是納里波克密林。老人們还記得在密林深处，曾有过很多麋鹿和熊。

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地主的波蘭收税人曾把貧農們最後的一条牛从他們的牲口圈裏牽到这条大道上來，去償付那永远也还不清的欠款。警察們曾沿着这条大道把帶着手鐐和脚鐐的青年人——为自由而鬥爭的战士們——赶到西方去。当他們爬上嶺背的時候，苏联边境那边的人，大概都可以看得到他們。

由村莊向东步行二三小時，就是苏联的边境。

對我說來，扎波罗吉村並不單單是西白俄罗斯一个角落裏的小村莊，——我生在那裏，从那裏走進了人間；又曾經从远方和近处回到那裏去。因此，不論我走到哪裏，不論我見過什麼，我都永远想念它。自然，我也從來不曾抱想过我只應該回到这个地方來。

我第一次“到人間去”，还是在很早的時候。

那時，我還是一條在牧場上放豬的好漢，並且認為放豬就是道地的、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有一次，我用鞭子抽鉄蒺藜網，鞭子梢

纏在鐵蒺藜上了。那時候在我看來要想擺脫這種窘境是不可能的。於是，我緊握着鞭子桿不放，哭了起來……

還在那時候，我的父親彼特魯西·蘇爾瑪克就已經不得不把我當做家务上的助手了。而我，也就到包布魯克家放牲口去了。

這是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事。

我記得，父親怎樣無精打采地沿着村子的街道走着，而我跟着他的大赤腳踏出的腳印小步疾行。在雨後的泥濘小徑上滑了一下，我就跌倒了。

“喂，你怎麼的了？”父親回頭看了一下說。“不要灰心喪氣，古怪的人！”

可是那時他自己卻愁眉不展的，沒有絲毫笑容。

他有什麼可笑的呢？他負過三次傷，得過聖喬治勳章；國內戰爭期間，衝擊別列考普時率領過一排人；可是回到那重新被波蘭地主攫為己有的故鄉之後，却不得不把七歲的大兒子送出去當雇工……。

過了一會，我就出現在高高的灰色大門裏的包布魯克家的院子裏，而父親則走回家去了。此後，我天天趕着別人的牲口，不知進出了多少個莊院的大門和籬門，可是使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第一次把我與家鄉的茅屋和早期的幸福生活隔離開的那個大門。不過，我不知道，在飢餓和赤貧的貧農家裏，七年的童年生活根本是否可以叫做幸福……

“你們的孩子身體太弱，年歲還小，能得到他什麼幫助呢！”包布魯克的老婆那時歎着氣說。

她是一個虔誠的女人。她在自己的家务上，每樣事都是用祈禱書上的祈禱開頭的。這本書裏寫着各式各樣的宗教儀式和祈禱文；對打穀場的，對爐子的，對乾酪的和對雞蛋的都有。而所有這些儀式和祈禱文都像是特意編訂的，最合乎包布魯克家的需要。

“老天爺慈悲，多多保佑，發福生財——”包布魯克老婆一個音節一個音節的數叨着，而這些咒語由她口中唸出來還顯得非常真誠。我的主人們成天想的，只是他們家所有的財產怎樣能比別人家的都多一些，比敵人的都多一些；而包布魯克家的敵人也的確不少——幾乎扎波羅吉全村的人都是。有一天，這些敵人中的一个住包布魯克家的井裏扔了一隻死烏鴉。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也在祈禱書中找到了適當的祈禱文，那是專為“在水井內落下了什麼不潔東西時”唸的。於是，包布魯克的老婆讀着古時教堂的舊詞，咒罵着，哭泣着，可是她連想也沒有想到，這是我的前任牧童遼納·沙立柯因為痛苦的勞役而拿這個死烏鴉來“感謝”富農的。在我每天都趕到牧場上放養的豬羣中，有一隻瘦小的生懶的豬崽。主婦為牠讀了十幾遍“關於不好好地吃東西的人畜的祈禱文”。可是，關於我——一個半飢半飽、衣裳襤褸、睡眠不足、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樣去上學的七歲大的孩子，——却連提也沒有提到過。

“你們的孩子身體太弱。能得到他什麼幫助呢？”

應該這樣來理解這句話的意思。西蒙·包布魯克借給了我父親十元波幣和五普特麥種，到秋天要償還。小孩子做工也是為了還這筆債。他本來還小——從這樣一個僱工身上能榨出多少油水來呢？包布魯克是慣於攫取暴利的。那麼，只好讓蘇爾瑪克給割割草，讓蘇爾瑪克的老婆給多收割幾天莊稼。當然，他們得割草，他們也得收割莊稼，不然，他們有什麼辦法呢……

當人們用雙馬大車把父親從波蘭地主的莊園拉回來的時候，我是十四歲。他血淋淋地躺在稻草上，等到把他由車上抬下來，抬進小草房的時候，他已經只會呻吟了。父親那時給波蘭地主做工活，在房架前面被一根木頭軋了。他沒有甦醒過來，就此死去了。

那時我仍然在做牧童，已經牧放着扎波羅吉村的馬匹了。弟弟米柯拉在學着放豬，而小妹妹娃良只會在土牆腳下挖沙子玩。

这样，母親沒有別的办法，只好把整个家裏的工作放在我的身上。

那時，在三十年代開始，在苏联方面和我同年歲的人——偉大事業的這些幸福的見證人和參加者——已經都能很好地辨認在集體農莊田野裏行駛的機器牌號了。

那時，我還沒有見過這些機器，可是當我在清晨耕種我們那一小窄條土地的時候，就似乎聽到了那來自遠方、來自太陽升起的地方、由鐵馬來耕種那漫無邊際的田野的地方的轟隆聲。

而我的馬，怎樣也不往前拉了。我把一切想得到的咒罵話和懇求話都向牠說過了，用鞭子抽牠，然後再跑到前面扯住馬韁繩，狠狠地用鞭桿子打牠的头。可是馬呢，却盡力把鼻臉仰得更高一些，眼睛瞥向一旁，用腳踏亂了馬套，而後，當我把韁繩放開的時候，牠就像老头子似的，搖搖頭，帶着責備的樣子歎起氣來。我坐到犁上，試着打一下主意。然後，又重新誘使馬動腳走。這時牠才馴服地走了——我們把這窄條土地上的壟溝犁到头，好像雙方都已理解到，現時還沒有什麼別的办法來解除我們的痛苦。

母親也不輕鬆。她常常含着眼淚責罵我，一會兒罵我是懶漢，一會兒又罵我是新兵，然而，不論哪個諱號對我都不够恰當：因為我總是努力幹活，而到當兵的時候還遠得很呢。

然而，這個時期終於到來了。我被趕到波蘭地主的軍隊裏去了。這是我第二次“到人間去”。

從我的村莊到火車站有四十三公里。在這長長的一整段路途上，母親的眼淚一直流不完。三月快完了，這是一個明朗的春日。百靈鳥在唱着，唱的似乎是：早已到了把犁頭拿到鐵匠鋪去修理的時候了。我呢，既不想唱，也不想號，只是痛苦地深思着：你在哪兒長大的，你在哪兒怎樣過活的，你是靠什麼糊口的，沒有一個人來過問；等你長大成人了，却把你找到了。

而後，在車站上，當我們的火車頭發出嗞嗞聲，而喝醉了的弟

兄們高唱着今朝的時候，母親極力想穿過警察的攔阻來與我告別，並對我再說點什麼。

“我的小子在那邊哪！”——她反覆地這樣說着來回答警察的喊叫和禁阻。她怎樣也不相信我已經不是她的，而是“他們的”了。

可是我並沒有成為“他們的”。

鑑定書也緊隨着我從鄉警察所到了團部：於是，官長們就有了根據來猜測我的“思想”（按照他們的說法）。

我的直接官長，那個令人厭惡的普舍表爾卡伍長，曾不止一次對我嚷道：“我們知道你，蘇爾瑪克！你这个下賤貨，連上帝你都能趕得光着腳在麥槎子地上跑！”

有一次普舍表爾卡像家雀一般，在隊伍前面跳來跳去，很長時間把我叫做“從東方來的畜生”以及其他與此類似的話。後來，我的微笑激怒了他，他就動拳頭打起來了。我再也忍不住了，照着他的鼻子給了他一下——自然，我馬上被關進了監獄。一個肥胖的、禿頂的、佩着長戰刀的檢察官——很像兒童讀物中圖的一隻神奇古怪的老公雞——毫不困難地向法庭證明：這全是“布爾什維克們暗中搞的鬼”。於是，就慷慨地給我判了五年徒刑。

刑期並沒有服滿——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被判刑的——可是判刑後只過了幾個星期，我們盼望了這樣久的，由東方來的人們，就替我打碎了波蘭地主監獄的大門。

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後第二天，我踏上了真正的偉大的征途，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深秋才回到故鄉扎波羅吉村來。

跟我一起到過易北河的一位同志，萬尼亞·沙維里耶夫中士，曾經無數次聽我講過我們易曼河上游邊區的故事。這個可愛的阿爾泰山區的小伙子，童年時代是少先隊員，青年時代是共青團員，與我小時的悲慘生活比較起來，他是無憂無慮的。他聽着我講述

我过去的事，就像听某种荒誕的神話一样。他和我一起，曾为白俄罗斯游擊隊的英勇行为而欢躍，也曾为我們沒得着机会親自解放我的和他的白俄罗斯而惋惜。我們倆一起隨着第一烏克蘭戰綫的部隊向西方行進。起初，信只是由卡通河上游的“光明之路”集体農莊寄來，而後，从我的扎波罗吉村也有信來了，我們都是一起讀的。

我是由薩克森的寂靜的法里肯瓦里德車站轉回家園的。在这个車站上，沙維里耶夫熱切地請求我給他寫信，而我也同样希望着能有點什麼可寫的东西。

二

最後的二十公里路是步行的。

我沿着那条古老的、在很久以前就熟悉的大道走着，想着母親——她从家裏送出过我多少次，迎接过我多少次。我也想到了娃良。她在新的家庭中生活得怎样呢？米柯拉管家务管得怎样呢？我們的扎波罗吉村現在情况怎样呢？

我多少是知道一點的。可是書信算得什麼呀！

若是後面有輛汽車响起喇叭，車輪擦着馬路吱吱發响地使車停下來，有誰高声喊道：“坐上來吧，战士，我們把你送到地方！”那可不好。

可惜的是，誰也沒有來。四周瀰漫着霧。只有道路兩旁的老樺樹和小樹隱約可見。關心的人已經給它們穿上了稻草的外衣，而聳立在空穗做的襖衣領之上的小樹枝，則似乎是想說：“到春天我們还会生出小葉來。陌生的、惡毒的手再不会伤害我們了。”

在高山的上坡路上我趕上了一個坐着大車的人。這是我從這個市鎮往家走的路上遇到的第一個活人——也是我最熟識的一個

人。

包布魯克……

這老头子坐在車上，頭藏到領子裏。我決定從他旁邊走過去。車輪走在鵝卵石的路上轟隆轟隆地响着。可是透過這隆隆的响声我听到了：

“蘇爾瑪克！瓦西里·彼得羅維奇！站下，吁！說高興真叫人高興！”

雖然這並不是怎麼了不起的高興，也只得互相問候一下，而後，當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我就坐到車上了。

“從德國回來嗎？”包布魯克問道。“您的媽媽，可憐的人兒，盼您盼得眼睛都穿了。”

“可是您，老伯伯，由哪兒來的呀？一定是送公糧去了吧？”

只是为了不去听那些偽善的詞令，我才亂猜地問了一句，可是却問着了。

“是呀，送公糧去了，怎麼也交不完。”包布魯克回答，重新把頭藏到領子裏去。

“怎麼全村就您一個人呢？您耽誤了嗎？”

“什麼耽誤了，瓦西里·彼得羅維奇！送啊，送啊，怎樣也送不完。像三九年一樣，又把我當作了富農。人們都說，我有三十公頃土地。難道這是我搶別人的？人們都說，我僱了長工和短工。那樣的時代，僱工的並不是我一個人。而我一個人也不能料理一切。可是今天是怎樣的呢？你自己可以看到，我是怎樣一副穿戴。還有什麼說的！”

“你們的孩子身體太弱……能得到他什麼幫助呢？”——我想起了老包布魯克老婆油滑的腔調。

“我家裏人上星期到明斯克去了，”老头子粗聲地說。“到部裏去了。部裏說，會弄清楚的，我們的事兒還要重新審查一次。自

然，这都是我們当地人想咬一口。而上边的首長知道應該怎麼辦。部裏是明白的。”

“真有意思，这也是从祈禱書裏找出來的呢，或者僅僅是平常的聰明呢？”我想道。“要想治服你这个臭美的东西，还需要什麼特別的首長呢？關於你那些兒子們，我也多少知道一些……”

夜悄悄降臨了。低沉的、昏暗的天空懶洋洋地降下了冰冷的煩人的細雪。

“只会把道路弄得泥濘难走，”包布魯克透过溼淋淋的鬍子嘟囔着。“連天上也沒有个秩序，唉咳！”

馬勉強拖着腿往前走，也像故意为难似的。覺得自己家茅屋的灯光彷彿远在天边。其实它就在眼前！

“我們這裏还没有集体農莊嗎？”我問。

“謝天謝地，現時还平安無事，”老头子答道。“只是在柯林諾沃，春天成立起來了。而在鮑聶曼尼，战後馬上就成立起來了。別的地方还有，可是我們左近現時还没有。”

“那麼，那兒的人們生活怎样？”

“生活嘛……据說，一个勞動日，給三公斤粮食。……真呢，假呢……”

“据您看，是真的嗎？”

“我沒有說不是真的。”

“那麼，这是多呢，还是少呢？”

“我沒有說少。”

“那麼是什麼呢？”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怎样發生，只有上帝知道。唉，你这个該死的東西，走得这样慢騰騰的！”

我掏出了煙捲，打算不說話了。可是这个包布魯克，像常言說的一樣，心情不好，發起牢騷來了，就像到了家邊給他添了勇气似

的。

“我總是說，只有上帝知道。”他坐在我一旁，嘟嘟囔囔地說。
“您是個經驗豐富的人，您自己知道世界上的情形。沸騰起來了，
像在壺裏一樣！正如一個人所說的，現在還沒完哪……”

“這是誰說的呢？”

“沒有誰，是我順嘴說的。”

“為什麼會順嘴說出來呢？”

“誰知道？”

“可是，比方說，您就是這樣說的呀。”

“我說什麼呢？我有什麼可說的呢？不過這樣說說就是了。
唉，你这个該死的東西，拉呀！”

後面車轍裏响起了轟隆轟隆的車輪聲。大概是誰駕着一匹駿
馬趕上了我們。這匹馬跑得很急，把胸脯頂到我們車子的後轅上，
並朝着我的脖頸和面頰熱烘烘地喘着氣，然後淘氣地嚼了一些包
布魯克車上的乾草在我們的頭上捉弄着。

“喂，誰在送牛奶哪？快，快！”後面傳來了說話聲。

“亞契內！斯傑潘老大爺！”我大聲喊道，兩腳跨過橫木，由車
上跳了下來。

“小燕子⊖，吁！”亞契內叫馬站住，然後摸到我的臉跟前，認出
了我，用手一拍胸脯，驚喜地叫道：“哈哈，我的小兄弟，是你啊，瓦
西里！葉爾瑪克·蒂莫菲耶維奇⊖——柏林的征服者！小燕子，站
住，我現在和客人狂吻一下。”

小燕子原來就站着不動，而我沒有讓老头子站起來，上去抱住
了他；我們互相親熱地吻了一陣。

“你滿臉都是鬍子，老爹爹，”我低聲地說，這次相遇使我非常

⊖ 屬名。——譯者

⊖ 葉爾瑪克·蒂莫菲耶維奇，十六世紀哥薩克統領，征服過西伯利亞。——譯者